

埃及伊斯兰主义者的民主观

蒋 灏

(上海外国语大学 法学院, 上海 200083)

摘要:埃及伊斯兰主义者大致可以分为温和派和激进派,两者在如何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存在一定的差别。由于对埃及现行政治体制的接纳程度不同以及对伊斯兰教义的诠释不同,两者在民主观念上也存在巨大的分歧。温和派是埃及伊斯兰主义者的主流,该派认为真主主权与民众主权并不对立,积极利用政府搭建的民主框架开展活动,通过渐进的手段达到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终极目标,而激进派认为伊斯兰与民主不相容,权力只能属于真主,而且不能被转让和分割,真主主权与民众主权是相互冲突的,在价值观上是对立的。温和派的民主观驳斥了中东例外论的论点,有利于探讨伊斯兰民主的可能性,而激进派的民主观对埃及的政治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

关键词:民主观;温和派;激进派;政治伊斯兰

中图分类号: B9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92(2010)05-0082-05

一、埃及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

七月革命后的埃及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旗帜指引下,坚持世俗化的政治发展方向,开展现代化道路探索,以此改造传统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但是,埃及世俗化程度的加深并没有缩小其与西方的差距,反而由于在现代化进程中排除伊斯兰因素,加深了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与冲突。埃及是一个具有深厚宗教传统的国家,宗教是各个时代埃及民族性的核心因素,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一种信仰体系,也是一种带有强烈涉世性或政治参与性的思想体系^{[1]9},对伊斯兰教的排斥反而促使后者采取自我保护措施,促使了他们对伊斯兰教认同的回归。1967年中东战争之后,埃及的失败更加证明了抛弃伊斯兰意味着自我毁灭,只有回归在伊斯兰的正确指引下,才能赢得埃及的振兴,伊斯兰主义者得出的结论为“伊斯兰是一切”,萨达特上台之初,借助伊斯兰主义者以巩固其地位,这都有利于埃及的伊斯兰复兴运动。

伊斯兰复兴运动指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通过倡导变革现实社会的复古神学思潮来影响甚至改造政治进程和社会进程。它要求施行伊斯兰法治,建立伊斯兰政治制度。在伊斯兰政治思想中,《古兰经》是法律,是制定国家政策的精神源泉;政教合一是伊斯兰国家政权的理想组织形式,伊斯兰教通过政权对社会生活实施全面干预,二者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许多人认为“伊斯兰教是政治的宗教或宗教的政治”^{[2]51}。因此,在伊斯兰复兴运动中出现了许多政治伊斯兰组织。吴云贵在《当代中东政治伊斯兰:观察与思考》序中,认为政治伊斯兰现象可以分成三种情况,一是中东一些伊斯兰国家中兴起的以伊斯兰教为旗帜或“指导原则”的宗教政治反对派组织及其主张,二是带有政治倾向的国际或者地区性的政治伊斯兰,三是指宗教极端主义组织所进行的各种暴力恐怖活动。^{[3]4}不管该组织是采取暴力或非暴力形式,是否在国家内部活动还是跨国组织,其共性在于坚持施行沙里亚法,实现真主在大地的统治,以真主的权威超越或否定世俗化及其合法性。政治伊斯兰还需要符合另外一个特征,即以合法或非

收稿日期: 2010-05-25

作者简介: 蒋 灏 (1980-),男,浙江象山人,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8 级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

法方式向政府发难的伊斯兰政治反对派,鼓吹输出“伊斯兰革命”,是具有政治色彩的复兴运动。^[4]

埃及伊斯兰主义者的共同目标都是建立伊斯兰国家,但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上,有着巨大的差别。温和派认可民主的形式,愿意在政府提供的框架内合法开展活动,而激进派坚持绝对主义,排斥任何西方形式的民主,主要采取暴力手段。目前温和派的代表是兄弟会以及从兄弟会中分离出去的中间党,而激进派的代表是圣战组织、伊斯兰集团等。

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与民主是否相容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从价值观和历史观来看,伊斯兰教与民主之间是一种不确定的关系。伊斯兰教既能用来支持民主的某些理念,又会被作为反对民主赖以存在的基础,而反对或支持的程度如何,主要取决于如何理解伊斯兰教,取决于同伊斯兰教发生关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伊斯兰教价值观通过影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来加强或束缚民主化进程。但是,“伊斯兰教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变量,它既不阻止也不支持民主化的前景”^{[5]25}。这也为伊斯兰主义者在民主观方面的分歧创造了条件。伊斯兰主义者民主观的理论源泉是《古兰经》和圣训,因为《古兰经》和圣训在教徒的宗教和世俗生活中居于神圣地位。在伊斯兰世界,如果组织或个人政治主张和思想学说被认可,必须回归到本源,谋求与《古兰经》和圣训相一致。政治伊斯兰推行其民主观念也不例外。但是由于伊斯兰教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对于教义不同的理解,自然推导出来的结果也是不同的。伊斯兰教义既能为民主的理念提供支持,又能作为反对民主存在的理论基础。正因为其存在争议性,伊斯兰主义者从伊斯兰教的本源出发,选择不同的论据支持他们的论点,以此为其政治目的服务。

二、穆斯林兄弟会的民主观

埃及政治伊斯兰从理论走向政治实践的标志是1928年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s)的建立,其创始人是哈桑·班纳(Hassan al-Banna)。它认为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且是一个无所不包的自足的思想体系,是指导人生各个领域的终极道路,伊斯兰教有两个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即《古兰经》和圣训,伊斯兰教是一种总体的意识形态,为信仰者的个体和群体指出前进的方向和道路。哈桑·班纳强调信仰的公众化与宗教的政治化,即伊斯兰教是国家和社会的基本框架,是规范宗教、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最高准则。因此,需要在各个方面加以实践,进而实现民族和国家的复兴。^{[6]121}它通过社会和教育服务在埃及社会中进行渗透,在私人清真寺、医院、学校、小型企业中广泛存在。兄弟会的政治参与主要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开展,政府没有赋予其合法政党地位,但它事实上是埃及国内最大的反对派。兄弟会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也曾经采用过激进的方式,而且许多激进组织从兄弟会内部中分离出来,但是现阶段它希望通过政治参与为自己在政治体系中争取空间,从而影响国家政府的决策,以渐进的方式使政治进程朝着有利于其政治目标的方向演进,最终改变社会秩序。“无论在言语上还是在体制内部贯彻其行为和意志方面,兄弟会已经是一个温和的政治组织。”^{[7]97-98}

穆斯林兄弟会宣称:“安拉是我们的目标,《古兰经》是我们的宪法,使者是我们的领袖,圣战是我们的道路,为主道而战是我们最崇高的愿望。”^{[8]369}它在阐释其民主观的同时,必然寻求伊斯兰教的支撑。伊斯兰信仰的核心是强调神圣神权的信主独一,简明表述为“清真言”,即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真主拥有独一无二的主权和权威,不是由人民或者是民众所拥有。民主观念中的人民主权与伊斯兰教中安拉是权力的唯一授予者的观念能否协调一致?能否坚持民主的同时不背离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回答这个问题至关重要。主权尽管从理论上来说归属于全能的真主,但这也使人类的等级制度失去依据,在真主面前,人与人是平等的。^{[9]25}正是因为人与人是平等的,才能够对人的主权进行限制,防止权力的滥用。因此,伊斯兰教中的真主主权观念的存在并不是构成伊斯兰国家推行民主的根本性障碍。

如果真主主权中体现的人人平等是民主的主要内容之一,民主的实现形式在伊斯兰教也有所体现,在伊斯兰经典文本中,间接涉及民主的核心概念是舒拉、公议等。

舒拉是《古兰经》肯定的协商原则,它是一种决策的委托模式,要求通过公开讨论,形成民主政治管理的原则。《古兰经》一再要求穆斯林,必须经过协商才能作决定,无论这些决定涉及公共事物还是私人事物。在事关哈里发的继承人选问题上,以舒拉的方式推选和确定继承人,也成为原始地限制绝对权

力的制度设计。《古兰经》明确提出的另一个民主原则是公议,它要求通过穆斯林团体的一致同意或者集体判断来作出决定,在先知死后,公议的概念在穆斯林头脑中开始盛行,统治者不能背离集体的政治意愿,公议的理论基础在于民意,穆斯林视为善者,真主亦视为嘉善,穆斯林视为恶者,真主亦视为邪恶。公议甚至具有与文本同样的效力。《古兰经》关于协商、公议等原则,不仅提供了建立伊斯兰世界民主体制的重要方式,而且提供了民主的原则和程序。兄弟会认为舒拉是体现抽象的民主本质,伊斯兰舒拉接近于民主的精神,或者也可以称之为民主的原则接近于伊斯兰舒拉的原则。^{[7] 80}兄弟会在协商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穆斯林兄弟会于2004年3月和2005年3月发表了两份有关埃及改革的声明,不再用“舒拉”(协商)作掩护,而是明确提出民主要求,并刻意淡化其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目标。^[10]民主化进程与伊斯兰复兴正成为两股相互补充的力量。兄弟会还认为,伊斯兰的基本原则与民主观念并不冲突。

首先,这与其所面临的处境具有一定的关系,作为处于弱势地位的埃及最大政治反对派,它要求利用民主体制防止权力的滥用,许多兄弟会的领导人都曾经被镇压,兄弟会成员认为专制主义成为阻碍进步的重大阻碍。兄弟会领导人说:“不管执政者想做什么,解决危机和赢取光明未来的唯一方式是实现真正和真实的民主。”^{[7] 98}伊斯兰主义者主流逐步接受政治民主的核心要素、政治参与、政府责任、以法治国和人权等等。

其次,温和派鼓吹民主是认为其可以作为获取权力的一种途径。民主的重要作用是作为一种产生政府的独特方式。“民主方法是为达到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竞选人民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11] 77}兄弟会可以利用民主突破执政党对兄弟会的限制,尽管它不是合法的政党,但是可以与其他政党结盟,进入政治议程。穆斯林兄弟会的总训导师欧默尔·泰勒迈萨尼则明确表示,我们仍然处于被取缔的状态,竞选人民议会议员是我们唯一的途径。主张通过议会竞选的形式角逐国家权力,在政府设定的政治议程中有所突破,进而实现改变现存社会秩序的目的,这也表明兄弟会希望借助民主形式获得合法地位,进入议会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兄弟会基于民主选举方式的认可,才积极参与政治之中。根据兄弟会国际组织1994年3月的报告:“我们信任伊斯兰社会多党制的存在,政权不应该限制党派的创立,沙里亚法是最高宪法。通过周期性的选举多党制,能够在不同的党派和团体之间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7] 80}不过在埃及的政治发展进程中,出现了执政者主导的民主化进程缓慢,后者的民主要求还往往被解读为政治伊斯兰劫持民主。

再次,政治体系中的分权是政治发展中的合理要求,这也是民主的一个重要原则。民主强调法治,相对独立的司法体制是伊斯兰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尽管埃及的司法是在世俗主义主导下制定的,但是伊斯兰主义者还是经常求助于司法机构,这也是对民主机构的一种认可。埃及司法体系作为相对独立的力量,与行政权力形成一种张力,而不是仅仅作为行政权力执行者的角色而存在,在推进民主化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正是埃及司法所产生的相对制衡作用,兄弟会以及其他反对派都求助于民主机制发挥其政治作用。1983年第114号法和1986年第181号法,法院裁定其违宪,1984年和1987年人民议会自选举产生之日起无效。穆巴拉克总统不得不下令解散人民议会,修订选举法,重新选举人民议会。1987年4月21日,行政法院作出行政裁决,废除内政部长关于11个选区选举结果的命令,宣布17名反对党派人士当选,78名当选议员的选举结果无效。^{[12] 190}

温和派在理念上与西方式民主具有相通之处,而且能够实现伊斯兰教与民主的相容,创立一种有伊斯兰特色的民主。温和派希望实现的是伊斯兰基础上的民主,之所以采取民主的方式,是因为西方的民主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与伊斯兰教原则是相通的,但是其根本立足点是将宗教放在一个突出的地位。伊斯兰国家统治者的权威将受到沙里亚法的制约。任何个人或者组织都不能从事违背沙里亚法的活动。如果有人希望能够在宗教信仰存在质疑或者自己表达意见,甚至放弃伊斯兰教,则是被坚决制止和限制的。西方学者的研究关注点在于伊斯兰哪些方面是与民主相融合的或者在本质内涵式是一致的,在温和派看来,其关注点在于民主的哪些方面与伊斯兰是相融合或者在本质是一致的?

三、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民主观

伊斯兰激进团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纳赛尔时期,纳赛尔对伊斯兰主义者的镇压使得后者采取以暴制暴的方式。在伊斯兰复兴运动时期,伊斯兰激进团体数量急剧增多。激进派认为伊斯兰不仅仅是个

人的信仰,而且扩展到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在扩展过程中还需要拿起剑对抗违背该秩序的统治者,这对埃及政府直接形成政治挑战。其理论代表人物是萨义德·库特卜(Sayyid Qutb),他斥责当前世界上的一切社会为蒙昧社会,鼓励全面复兴伊斯兰教并在绝对意义上推翻现代一切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他指出:“我们今天仍处于蒙昧之中,正如与伊斯兰(诞生)同时代的蒙昧社会。”^{[13] 15}

库特卜认为政府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建立在伊斯兰教基础上,一种是建立在蒙昧主义的基础上。在伊斯兰规则中,人民的立法权应该受到沙里亚法的约束,人民代表所通过的法律不能与真主的法律相互冲突。因此,允许任何人或者群体赋予广泛的权力实施立法,是暴政和蒙昧主义的一种形式。为达到真正的自由,就应该置于伊斯兰统治之下,没有人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尤其是拥有绝对的立法权。伊斯兰有自己的政治体系,它胜于其他任何政治体系,包括西方民主体系。尽管他承认民主中所包含的积极因素,如保证权力不被统治者滥用,但是他还是坚持伊斯兰是最理想的政治体系,而不是民主。民主的某些积极因素与伊斯兰体系具有一定的相容性,但是不应该否认这个事实,民主不能代替伊斯兰,只有伊斯兰是安拉规定的体系。“我们不能抛弃神圣的天启体系,而去接受一个人造的体系”^{[14] 79},否则这将意味着伊斯兰思想的失败和西方范式的胜利。激进主义民主观的出发点在于信主独一,根据真主主权的逻辑,服从真主是绝对性的,服从主事人是具有相对性。“宣布真主权威意味着对人类统治方式进行革命,包括它的观念、方式、制度等。”^{[14] 79}显然,民主制度是人类臆想出来的管理自身的一种方式。

首先,激进派不仅认为伊斯兰社会中无法实现民主,而且要在伊斯兰社会中排斥民主。激进组织认为真主主权与民众主权是相互冲突的,在价值观上是对立的。至高无上的真主权力是无法被代表和传授的,既然民众没有任何权力,又怎么可能成为权力的来源呢?权力属于真主,而不是属于民众。西方学者分析伊斯兰教特征时候提到:“政治机构由议会颁布的法律约束,而司法机构又是一支相对独立的力量,社会由自我驱动的团体和协会组成,以及代表、选举、世俗国家等概念,这一切都与穆斯林传统文化相对立。”^{[15] 5-6}

其次,激进派认为民主是输入型的,代表了西方和非伊斯兰的思想,民主与西方帝国主义、阿拉伯国家的殖民地化联系在一起。西方国家的中东民主化本意在于以民主的理念制造出一批亲西方的国家,为其帝国主义政策服务,他们对西方推行民主深存怀疑。民主并没有阻止欧洲国家在过去掠夺阿拉伯国家,并推行殖民政策,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逐步腐蚀埃及传统文化。民主也不能阻止美国通过军事手段摧毁巴格达,尽管大部分阿拉伯国家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激进分子对阿拉伯国家目前的民主制度也感到非常不满,伊斯兰主义者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埃及圣战组织认为:“强权是回归伊斯兰统治的唯一方法,我们对于通过政府任命或者担任官职以改变的想法不以为然,我们也同样抛弃通过宣扬伊斯兰教建立广泛的大众基础作为建立伊斯兰国家的想法。”^{[7] 73-74}激进组织不认同民主理念。激进组织往往不愿被纳入政府主导的体系中去,而是采取宗教对抗国家的方式以实现其政治目的。

四、结语

温和派和激进派具有同样的目标,那就是试图使伊斯兰价值观成为身份认同和立法标准的来源。他们都希望人的发展实现伊斯兰转向,伊斯兰成为人存在的中心意识。他们也都认为伊斯兰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埃及伊斯兰主义者的政治发展目标是创造伊斯兰的政治体系或者伊斯兰国家,保证广泛的政治参与和资源的公平分配。

西方学术界在关于民主和伊斯兰的关系上,强调伊斯兰社会对西方社会而言的异质性,故而民主无法在中东地区发展。亨廷顿倾向以“文化命题”来观照西方以外的世界,称“伊斯兰教和儒教文化对民主的发展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16] 379}在“中东—伊斯兰教”地区,本土文化则表现为一种对现代民主的对抗性,政治文化的变革在文化领域本身就遇到强劲的抵抗。但是,单纯的以宗教背景推导出的民主是值得推敲的。基督教在宗教改革之前被封建统治者定为国教,它并没有促使民主的发生。“以为基督教与自由民主政体之间建立有直接的政治亲缘关系的观点是肤浅的,也不符合事实。”^{[17] 438}

埃及的政治伊斯兰温和派对于民主观念的接受,尽管是在宗教框架下的民主观,但也说明了伊斯兰的文化根基与民主制度缺乏没有必然的联系,伊斯兰与民主的结合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前提是摆脱一些非宗教性的困境,如满足民主转型的政治社会经济条件等。正如有的伊斯兰学者认为的:“如果民主

机制在基督教占主导的社会中运行,其就是基督教民主,如果民主机制与犹太教价值观相结合,将创造出犹太教民主,如果民主与伊斯兰教相结合,是不是能够创造出伊斯兰民主呢?”^{[7] 8}

政治伊斯兰中的激进组织尽管不是主流,但发挥的影响力却是巨大的,其所持有的民主观不符合政治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它并不代表所有的政治伊斯兰的共同观点,我们对两者应该有明确的区分。

参考文献:

[1][英] G.H. 詹森. 战斗的伊斯兰教[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2][德] 赫伯特·戈特沙尔克. 震撼世界的伊斯兰教[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3] 曲红: 当代中东政治伊斯兰: 观察与思考[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4] 金宜久. 论当代伊斯兰主义[J]. 西亚非洲. 1995(4).

[5] Ali Reza Abotaleb. Islam and democracy State- Society Rela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1980- 1994), Garland Publishing 2000

[6] Selma Boman Egypt from independence to revolution[M]. Syracuse, N. Y. :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1.

[7] Najib Ghabbian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islamist challenge in the Arab world[M].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7.

[8] 朱克柔. 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 宗教与世俗[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9] John L Esposito John O Voll(ed), Islam and Democrac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1996

[10] 这两份声明参见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网站: <http://www.ikhwanonline.com/Article.asp?ID=5172&SectionID=356> 和 <http://www.ikhwanonline.com/Article.asp?ID=11232&SectionID=0&Searching=1>

[11][英] 安东尼·阿伯拉斯特: 民主[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12] Arthur Goldschmidt, Jr, Modern Egypt The Formation of a Nation state Boulder[M]. Colo Westview Press 1988

[13] 毕健康. 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14] John L Esposito(ed), Voice of Resurgent Islam[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15] Elie Kedourie Democracy and Arab political culture[M]. London: Frank Cass & Co Ltd, 1994

[16][美] 塞缪尔·亨廷顿. 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M]. 刘军宁,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8

[17] 刘小枫.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8

Democratic Outlook of Islamists in Egypt

JIANG Hao

(School of Law,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Abstract Islamists in Egypt can be divided into moderate party and radical party. The two parties have different ideas about how to achieve political aims.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attitude towards political system and truth of Islam, the two parties have different democratic outlook. Moderate party is the majority of Muslims. They believe that people's rights are not opposite with Allah's rights. They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democratic system and establish an Islamic country gradually. Radical party believes that Islam and democracy cannot be existed at the same time, rights can only belong to Allah. They believe that Allah and democratic rights are opposite. Moderate party criticizes the idea of "exception of Middle East" and believes the possibility of Islamic democracy. The democratic outlook of radical party hinders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Egypt.

Key words democratic outlook; moderate party; radical party; political Islam

(责任编辑 敬 军)